

# 赣州瑞金方言中叠词的语言特征研究

郭 丽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 赣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 摘 要

重叠作为汉藏语系中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 在汉语普通话及各方言中均展现出丰富的面貌。本文以江西赣州瑞金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为研究对象, 旨在揭示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内在规律, 深化对客赣方言语法特征的认识, 并为汉语重叠的类型学研究提供一份有价值的个案, 系统考察了其形式类型、构词方式、句法功能及语义特征。研究发现, 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系统呈现出层级丰富的特点, 涵盖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多种格式。其中, 三音节的“AAB”式与“ABB”式并存, 并与普通话形成语序上的类型对立; 四音节的“A搞A绝”式、“A天A地”式等固定框架式重叠极具方言特色, 承载着强烈的程度强化与情感色彩。在语法功能上, 重叠式需借助“给”“哩”“子”等结构助词实现句法分布, 体现了方言语法系统的精密性。

## 关键词

瑞金方言, 形容词重叠, 形态类型, 句法功能, 语义特征

# A Study on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Reduplicated Words in the Ruijin Dialect in Ganzhou

Li G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Received: March 13, 2026; accepted: April 20,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 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grammatical device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reduplication exhibits a rich and varied landscape in both Standard Mandarin and its numerous dialects. This paper takes the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in the Ruijin dialect of Ganzhou, Jiangxi Province,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iming to reveal the inherent rules of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in the Ruijin dialect,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grammatical features in the Gan-Hakka dialect group, and provide a valuable case study for the typological research of Chinese reduplic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its formal types,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system in the Ruijin dialect is characterized by a rich hierarchy, encompassing various patterns including disyllabic, trisyllabic, and quadrisyllabic forms. Notably,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risyllabic “AAB” and “ABB” patterns forms a typological contrast with Mandarin in terms of word order. Furthermore, quadrisyllabic fixed-frame reduplications such as “A癩A绝” and “A天A地” are highly distinctive dialectal features, carrying strong intensification of degree and emotional color. In terms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these reduplicated forms require the assistance of structural particles like “给”, “哩”, and “子” to achiev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reflecting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dialect’s grammatical system.

## Keywords

Ruijin Dialect,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Morphological Types, Syntactic Functions, Semantic Featur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 1.1. 重叠现象的界定与研究意义

重叠(reduplication)作为一种使特定语言形式通过连续重复出现的语法手段,在世界语言中分布广泛,而在汉藏语系中尤显突出,成为其类型学特征之一(刘丹青, 2017) [1]。就其本质而言,重叠不仅是词法层面的构词方式,同时也是句法层面的语法操作,在不同语言层级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张敏, 1997) [2]。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重叠现象广泛涉及语音单位(如拟声词“哗啦啦”)、音节(如儿童语“饭饭”)、语素(如“哥哥”)、词(如“高高”)、短语(如“讨论讨论”)乃至句子等多个层面。以形容词“高”为例,其基式为单音节性质形容词,重叠后生成“高高”(AA式),用以表达程度的加深或状态的生动化。在此过程中,被重复的基础形式被称为“基式”,而通过重叠生成的新形式则被称为“重叠式”。

现代汉语普通话形容词重叠式的主要类型包括AA式、ABB式、AABB式、A里AB式、ABAB式。从词类属性上看,基式一般归为性质形容词,重叠式则通常被视为状态形容词。二者在语义表达、句法功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语义层面,基式如“红”表示属性,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重叠式如“红红的”则体现描写性,带有主观感受和生动化色彩。在功能层面,基式通常不能独立作谓语,而重叠式则具有较高的句法自由度,可充当谓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多种句法成分。在语音表现上,普通话AA式重叠的第二个音节常变读为阴平,AABB式中的第二个音节则多读为轻声(石钺, 2010) [3]。这些形式与功能的对应关系,反映了汉语重叠系统内部的规律性。

### 1.2. 汉语方言重叠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从类型学视角来看,汉语方言中的重叠现象既表现出跨方言的共性特征,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不同方言在重叠的类型分布、形式标记、语义功能等方面各有特点,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客赣方言作为汉语南方方言的重要分支,其词汇的重叠在形式上更为复杂,在功能上更为多样化,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相较于普通话研究的系统性进展,方言重叠现象的研究仍有待深入,特别是对具体方言点进行细致描写的个案研究仍较为缺乏。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一类格式的举例说明,缺乏对某一方言点重叠系统的全面考察,也较少从句法、语义、语用等多维视角进行综合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汉语方言重叠共性与个性的整体把握。

### 1.3. 瑞金方言的研究价值与研究问题

瑞金市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地区东部,其方言属客家语于信片,在地理上毗邻赣语区,语言接触频繁。因此,瑞金方言的语法系统兼具客家方言的典型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赣方言的影响,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

就重叠现象而言,目前关于瑞金方言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张惠兰(2025)曾指出,瑞金方言中双音节“AA”式重叠较为少见,而三音节重叠形式则相对丰富,总体上以“AAB”式为主,“ABB”式次之。其重叠类型多集中于三至四音节形式,并表现出大量引入拟声词进入重叠系统的特点,从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表达方式[4]。但对于这些重叠式的内部结构规律、句法功能分布、语义特征层次以及与普通话的比较,仍有待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以江西瑞金方言中的形容词重叠式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法收集语料,旨在通过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揭示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内在规律,为客赣方言的比较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实证支持。

- 1) 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式包含哪些主要的形态类型?其内部构词方式有何特点?
- 2) 这些重叠式在句中承担哪些句法功能?其功能实现是否依赖于特定的语法标记?
- 3) 重叠式在语义上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其程度量级如何划分?情感色彩有何倾向?
- 4) 通过与普通话的比较,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系统体现了怎样的地域特色?

## 2. 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形态类型

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形式丰富多样,根据其音节数量,可划分为双音节重叠式、三音节重叠式、四音节重叠式及多音节重叠式四大类。本节将对各类重叠式的内部结构进行细致描写与分析。

### 2.1. 双音节重叠式

瑞金方言的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式主要指单音节形容词的完全重叠,即“A→AA”式。关于“AA”式在瑞金方言中的使用频率,学界存在不同观察。张惠兰(2025)指出,双音节重叠“AA”式在瑞金方言中较为少见,并提到基式“A”多为名词和量词[4]。然而,调查显示,基式“A”为形容词的例子也并不鲜见。例如,表示颜色的“乌”(黑)重叠为“乌乌”,表示品性的“乖”重叠为“乖乖”,表示状态的“慢”重叠为“慢慢”,表示体积的“大”重叠为“大大”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瑞金方言的“AA”式重叠后,其句法独立性较弱,往往需要附加特定的结构助词或后缀才能入句,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格式:

#### (一) AA + 给

当“AA”式重叠词用于修饰名词、充当定语时,其后必须接结构助词“给”。这里的“给”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结构助词“的”,是定语的标志。

#### (1) 乌乌给面(释义:黑黑的脸)

在例(1)中,“乌乌”重叠后增强了描摹色彩,但必须通过“给”的介引,才能合法地修饰中心语“面”(脸),描绘了脸色的黝黑状态。

#### (二) AA + 哩

当“AA”式重叠词用于修饰动词、充当状语时，其后常接结构助词“哩”。这里的“哩”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地”，作为状语的标志。

(2) 乖乖哩食饭(释义: 乖乖地吃饭)

在例(2)中，“乖乖”作为状语修饰动词“食”(吃)，通过“哩”的连接，形象地描绘了吃饭时的乖巧状态。

(三) AA + 子

此外，“AA”式重叠还常常带有后缀“子”，构成“AA子”式。这一格式在句中功能灵活，既可以充当谓语，描述主语的性质状态，也可以充当状语，修饰动词。其中的“子”同样承担着语法功能，但相较于“给”和“哩”，其词缀化程度更高，已逐渐固化为一个附在重叠式后的状态形容词后缀，其功能相当于普通话“AA的”中的“的”。朱玲莉(2020)指出大部分的形容词都可以进入这个构式，但是只有部分颜色词可以构成该形式，非字形容词、绝对反义词也不可构成该形式[5]。

(3) 佢矮矮子。(释义: 他矮矮的)

在例(3)中，“矮矮子”直接充当谓语，对主语“他”进行描写。这里的“子”附在重叠式后，使整个结构成为一个自足的谓语成分，无需再借助其他助词。

(4) 慢慢子走。(释义: 慢慢地走)

在例(4)中，“慢慢子”充当状语修饰动词“走”。“子”在这里的用法与状语标记“哩”类似，但其与“AA”式的结合更为紧密，已成为一个固定的状态副词格式。类似的例子还有“多多子”(多多的)、“少少子”(少少的)、“壮壮子”(胖胖的)、“贵贵子”(贵贵的)等，这些词在日常口语中使用频率极高，体现了瑞金方言利用附加后缀丰富表达方式的特色。

综上所述，瑞金方言形容词的双音节重叠式“AA”具有通过附加不同的结构助词(给、哩、子)来适应不同句法环境的能力，展现了该方言语法系统的精密与灵活。“AA子”式的广泛使用，更是方言区别于普通话的一个显著特点。申文雅(2019)同样指出瑞金方言中的尾词“子”与普通话的尾词“子”在结构形式和语义用法上有着较大差别[6]。

## 2.2. 三音节重叠式

瑞金方言的三音节重叠式形容词极为丰富，是其重叠系统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AAB”式和“ABB”式两种强势格式，以及一些特殊的“ABA”式。与双音节重叠式“AA”后的“给”“哩”“子”等语法标记不同，三音节重叠式中的A和B多为具有词汇意义的实语素，它们或表示性质，或描摹状态，共同构成一个语义饱满、描摹性极强的状态形容词。

(一) AAB 式

“AAB”重叠式是瑞金方言中最能产、最具特色的形容词重叠格式之一。其内部结构为“修饰语 + 中心语”，B是中心语素，一般为表示事物性质的单音节形容词，如“冷”“硬”“乌”(黑)“臭”“尖”等；A是修饰语素，一般为表示程度或状态的名词性或动词性语根，通过比喻或拟态的方式对B所表示的性质进行强化。常见的“AAB”式形容词举例如下：(表1)

在句法功能上，“AAB”式形容词与双音节重叠式类似，充当定语时需后接结构助词“给”，充当谓语时则可直接使用或后接其他语气成分。

(5) 冰冰冷给天气(释义: 冰冷的天气)

例(5)中,“冰冰冷”充当定语修饰“天气”,通过“给”的介引,强调了天气极冷的程度。A语素“冰”的比喻义,使整个词语的描摹效果远超单纯说“冷”。

**Table 1.** Typical instances of the AAB form

**表 1.** AAB 式常见例子

AAB 式	释义	内部结构分析
冰冰冷	冷冰冰	A“冰”(名词)比喻极低的温度,修饰B“冷”
梆梆硬	硬梆梆	A“梆”(名词,梆子)比喻像木头般坚硬,修饰B“硬”
墨墨乌	黑漆漆	A“墨”(名词)比喻像墨一样黑,修饰B“乌”(黑)
哦哦糟	脏兮兮	A“哦”为状态语素,摹状肮脏黏腻的感觉,修饰B“糟”
溜溜尖	尖溜溜	A“溜”摹状光滑尖锐的状态,修饰B“尖”
膨膨臭	臭烘烘	A“膨”摹状气体膨胀飘散的样子,修饰B“臭”
丁丁圆	圆滚滚	A“丁”摹状饱满圆润的状态,修饰B“圆”

(6) 面包梆梆硬。(释义:面包硬梆梆的)

例(6)中,“梆梆硬”直接充当谓语,描述面包的状态。A语素“梆”以具体物象(梆子)唤起对“坚硬”的联想,表达生动形象。

(7) 手哦哦糟兮。(释义:手脏兮兮的)

例(7)尤为值得注意。句末的“兮”是瑞金方言极具特色的状态形容词后缀,源自文言“兮兮”。当“AAB”式充当谓语,尤其是需要结句或者加强语气时,常与“兮”共现,构成“AAB+兮”式。这一格式在瑞金方言口语中使用频率极高,如“墨墨乌兮”“膨膨臭兮”等,具有很强的能产性。

综上,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类型学意义的规律:瑞金方言中形容词的“AAB”式,其语序为“修饰语+中心语”,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与之对应的格式多为“ABB”式,即“中心语+修饰语”(如“冷冰冰”)。这种语序上的对立,是瑞金方言区别于普通话的显著特征之一。

## (二) ABB 式

“ABB”重叠式在瑞金方言中同样常见,其内部结构与“AAB”式恰好相反:A是中心语素,一般为表示性质状态的单音节形容词;BB是重叠的后附修饰成分,通常为摹状成分或名词性语素的重叠,通过比喻、拟声或夸张的方式,对A所表示的性质进行强化描摹。值得注意的是,瑞金方言的“ABB”式形容词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ABB”式高度对应,大量词汇可以一一匹配(表2)。

**Table 2.** Typical instances of the ABB form

**表 2.** ABB 式常见例子

瑞金方言 ABB 式	普通话对应形式	内部结构分析
紧巴巴	紧巴巴	A“紧”为中心,BB“巴巴”摹状紧绷、不宽松的状态
矮墩墩	矮墩墩	A“矮”为中心,BB“墩墩”摹状矮而敦实的状态
轻飘飘	轻飘飘	A“轻”为中心,BB“飘飘”摹状轻盈、飘浮的状态
干巴巴	干巴巴	A“干”为中心,BB“巴巴”摹状干燥、缺乏水分的状态

在句法功能上，“ABB”式的分布与“AAB”式类似，但其所附着的助词略有不同。

(8) 日子过哩紧巴巴哩。(释义：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此例中，第一个“哩”是补语标记(相当于普通话的“得”)，引出状态补语“紧巴巴”；第二个“哩”是状语标记，附着于“紧巴巴”之后，使其完整地充当补语成分。

(9) 身材矮墩墩哩。(释义：身材矮墩墩的。)

例(9)中，“矮墩墩哩”直接充当谓语，描述主语“身材”的状态。这里的“哩”附着于“ABB”式之后，其功能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充当谓语的完句成分。

(10) 干巴巴给面包。(释义：干巴巴的面包。)

当“ABB”式形容词用于修饰名词、充当定语时，其后常接结构助词“给”。“干巴巴”通过“给”的介引，修饰中心语“面包”。

### (三) ABA 式

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系统中还存在一种较为特殊的三音节格式——“ABA”式，即通过插入固定成分，将单音节形容词或动词A，以“A+B+A”的框架构成重叠。这类格式在赣南客家方言中较为常见，是瑞金方言叠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A打A”式是瑞金方言中最具特色的“ABA”格式，其中A多为表示集合、排列义的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打”为插入成分，其功能是连接两个相同的A，构成一个表示“数量众多、密集排列”的状态形容词。

(11) 堆打堆给衫(释义：一堆一堆的衣服。)

例句(11)中，“堆打堆”通过“打”的连接，将单个的“堆”重叠为密集排列的状态，生动地描绘了谷子堆积如山、数量众多的场景。类似的表达还有“排打排”(一排一排的)、“串打串”(一串一串的)等。

另外，“A把A”式在瑞金方言中，A多数为数词或者量词，比如“个把个”“万把万”，此处的“把”的语法化程度高，已虚化为约量中缀，可自由附着于量词和位数词之后，构成“A把A”重叠式。此外还有身体部位类名词，比如“手把手”，“把”保留了较强的动词性(把持、握住)，尚未完全虚化为纯粹的语法标记。

## 2.3. 四音节重叠式

瑞金方言的四音节重叠式形容词极为丰富，是叠词系统中表现力最强、格式最复杂的类别。根据内部结构和构成方式，主要可以分为“AABB”式、“A痾A绝”式、“A天A地”式。

### (一) AABB 式

“AABB”式的构成方式与普通话高度一致。主要来源有二个：一是由双音节形容词通过前后音节分别重叠构成，例如基式“疯癫”的重叠式为“疯疯癫癫”，基式“老实”的重叠式为“老老实实”；二是由两个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单音节语素分别重叠后组合而成，如“清清秀秀”(清秀)、“斯斯文文”(斯文)。这类词的构词方式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AABB式基本一致，体现了汉语方言在重叠形式上的共性。

(12) 作谓语：佢疯疯癫癫给。(他疯疯癫癫的。)

作定语：清清秀秀给细妹仔。(清清秀秀的姑娘。)

作状语：你要老老实实哩话。(你要老老实实地说。)

## (二) “A 痾 A 绝”式

“A 痾 A 绝”式是瑞金方言中最具特色的四音节重叠格式之一，其中 A 为单音节形容词或动词，“痾”和“绝”均为程度补语，共同构成一个表示“程度极深、达到极致”的固定框架。“痾”在瑞金方言中本义为“疮疖、溃烂”，引申为“坏、糟糕”，在此格式中进一步虚化为程度标记，表示“到了极点、无以复加”的意义，是方言特色成分。具体例子有如下：(表 3)

**Table 3.** Typical instances of the “A 痾 A 绝” form  
**表 3.** “A 痾 A 绝”式常见例子

例子	结构分析	语义特征
坏痾坏绝	坏 + 痾 + 坏 + 绝	坏到了极点、坏得无以复加
蠢痾蠢绝	蠢 + 痾 + 蠢 + 绝	愚蠢至极
恶痾恶绝	恶 + 痾 + 恶 + 绝	凶恶透顶、恶贯满盈
臭痾臭绝	臭 + 痾 + 臭 + 绝	臭不可闻
烂痾烂绝	烂 + 痾 + 烂 + 绝	破烂不堪、腐败透顶
蛮痾蛮绝	蛮 + 痾 + 蛮 + 绝	非常倔强

此类格式几乎全部用于贬义表达，所搭配的 A 多为负面性质形容词，反映了该格式强烈的语义倾向。“痾”与“绝”双重叠加，将 A 的程度推向极致，相当于普通话的“A 得不能再 A 了”、“A 到了极点”。“痾”和“绝”在此格式中已高度语法化，不能替换为其他成分。

## (三) “A 天 A 地”式

“A 天 A 地”式是瑞金方言中另一类能产的固定框架式重叠，其结构为“A + 天 + A + 地”，其中 A 为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天”与“地”对举，构成一个表示“程度深、范围广、气势大”的夸张格式(表 4)。

**Table 4.** Typical instances of the “A 天 A 地” form  
**表 4.** “A 天 A 地”式常见例子

例子	结构分析	语义特征
喊天喊地	喊 + 天 + 喊 + 地	大声喊叫、哭天抢地
骂天骂地	骂 + 天 + 骂 + 地	破口大骂、骂个不停
怨天怨地	怨 + 天 + 怨 + 地	怨气冲天、抱怨不止
瞒天瞒地	瞒 + 天 + 瞒 + 地	到处隐瞒、欺上瞒下
骗天骗地	骗 + 天 + 骗 + 地	到处行骗、骗尽天下

“天”“地”作为宇宙间最大的事物，进入该框架后产生极度的夸张效果。从语义倾向来看，这一格式也主要用于表达负面情绪或行为，如骂、怨、哭、瞒、骗等。汉语中，夸张表达往往倾向于用于负面情绪的宣泄或负面行为的描述，正面情绪的表达则较少需要如此极端的夸张，这或许反映了语言使用中的语用规律。

## 3. 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句法功能

形容词重叠式在瑞金方言中句法功能强大，可以充当谓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多种句法成分。其

功能的实现, 往往依赖结构助词的搭配使用。

首先, 形容词重叠式充当谓语是其最核心的句法功能之一, 用于描述主语的性质或状态。如前所述, 不同格式充当谓语时对助词的依赖程度不同:

1) “AA”式通常不能直接充当谓语, 必须附后缀, 比如“子”构成“AA子”式(如“矮矮子”)才能独立作谓语。

2) “AAB”式、“ABB”式可以直接充当谓语(如“面包梆梆硬”), 但更常见的是后附“哩”或“兮”以完句(如“身材矮墩墩哩”、“手哦哦糟兮”)。

3) “AABB”式可直接作谓语(如“佢痴痴癫癫”)。

4) “A 痾 A 绝”式等固定格式可直接作谓语(如“该只人坏痾坏绝”)。

其次, 形容词重叠式充当定语修饰名词时, 其后几乎都必须使用结构助词“给”, 这已成为一条强制性规则。无论是双音节的“AA给”(乌乌给面), 三音节的“AAB给”(冰冰冷给天气)、“ABB给”(干巴巴给面包), 还是四音节的“AABB给”(清清秀秀给细妹仔)等, 无一例外。这表明“给”是瑞金方言中定语标记的核心成分。

最后, 形容词重叠式充当补语, 用于说明动作的结果或状态的程度。此时, 补语标记用“哩”(相当于“得”), 而补语成分(重叠式)后有时需再加“哩”完句。如例(8)“日子过哩紧巴巴哩”, 第一个“哩”是补语标记, 第二个“哩”是附着于补语的状态助词。

#### 4. 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语义特征

形容词重叠式在语义上并非基式意义的简单叠加, 而是衍生出丰富的语法意义, 主要集中在程度量的表达和情感色彩的附加。

首先, 程度强化是形容词重叠式最基本的语义功能。瑞金方言通过不同的重叠格式, 构建了一个从弱到强的程度量级体系:

**AA子式:** 表达的程度相对较弱, 带有“略微、适中、亲昵”的色彩。例如, “矮矮子”比“矮”更生动, 但并非强调极矮, 而是客观描述一种“有点儿矮”的状态, 带有一定的温和色彩。

**AAB式/ABB式:** 表达的程度显著增强, 具有生动的描摹性。“冰冰冷”比“冷”的程度要深得多, 强调的是“像冰一样冷”的触感。

**A 痾 A 绝式:** 表达的程度达到极致, 是最高级的强化。“坏痾坏绝”所表达的程度, 远远超出“坏”, 带有“无以复加”的绝对化意味。

其次, 瑞金方言的形容词重叠式在情感色彩上呈现出鲜明的分化。

**中性/褒义重叠:** 如“冰冰冷”“啧啧香”“溜溜尖”“丁丁圆”等“AAB”式, 以及“矮墩墩”“轻飘飘”等“ABB”式, 主要客观描摹事物的性状, 情感色彩多为中性或略带褒义。“AA子”式如“慢慢子”“多多子”, 也常带有温和、喜爱的情感。

**贬义重叠:** “A 痾 A 绝”式几乎全部用于贬义, 构成一个高度能产的贬义强化模板。A为“坏”“蠢”“恶”“臭”“烂”等词时, 整个格式的贬义色彩达到极点。这种情感色彩的分化, 反映了语言形式与表达功能之间的高度匹配。

####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系统考察, 从形态类型、句法功能、语义特征三个维度揭示了其语言特征,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瑞金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形式类型丰富多样, 其中“AA/AAB+ 后缀”式(如“慢慢子”“冰

冰冷兮”)和“ABA”中缀式(如“堆打堆”“坏搞坏绝”)是最具方言特色的类型。

第二、瑞金方言的“AAB”式(如“冰冰冷”)与普通话的“ABB”式(如“冷冰冰”)形成“修饰语前置”与“修饰语后置”的语序对立。这种差异是瑞金方言在形容词重叠系统上的重要类型学特征,体现了其将摹状成分置于词首以实现焦点突显的表达策略。

第三、重叠是瑞金方言表达程度量级的主要手段,从AA子式到AAB/ABB式再到“A搞A绝”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强化梯度。情感色彩上,“A搞A绝”式几乎专用于贬义。

## 基金项目

江西理工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汉日基本色彩语的语义扩张研究: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205200100683);赣州市社科规划课题“赣州瑞金方言中叠词的语言特征研究”(2024-NDWX25-1016)。

## 参考文献

- [1] 刘丹青. 语言类型学[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7.
- [2] 张敏. 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J]. 国外语言学, 1997(2): 37-45.
- [3] 石镔. 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4] 张惠兰. 瑞金客家方言重叠式探析[J]. 文教资料, 2025(15): 3-5+13.
- [5] 朱玲莉. 瑞金方言的“AA子”语法现象研究[J]. 汉字文化, 2020(21): 37-39+42.
- [6] 申文雅. 瑞金方言“子”尾词研究[J]. 汉字文化, 2019(13): 49-53.